



□救勒川

忽然,年就来了,躲也躲不开,仿佛刚刚昨天过了年,睡了一觉,今天又要过年了,心不由得一惊,年怎么过得越来越快了?是自己在时光中走得太快了,还是时光也被这个时代撵得三步并作了两步,太过匆匆了。闷了头想,想不出,却听到窗外急促地响起一两响爆竹声,像是提醒又像是警告:不管你乐不乐意,年真的来了。

年是小名,年的大名叫春节,春天的节日。当然,你也可以把年掰开来说,说年的正面是春天,反面是节日,反过来说年的正面是节日反面是春天,也没有错。但我们很少能在春节看到春天的样子,尤其是在北方,春节差不多是一年中寒冷的日子,冰天雪地,寒风呼呼,春天就像鬼影一样,怎么找,也不见鬼影。可一回头,看见阳台上的花,红扑扑地开了满枝满头,想,春天也许就是从这一盆叫不出名字的花开始的吧,凭空里对春天的到来又添了几分信心。年的意味深长,或许就是要让你在最冷酷的冬天也能想到春天,在最绝望的时候也能看到希望。

年是大大小小里的温暖,是心中的苦化成的甜,是久旱逢甘雨,是一路按也按不住的怦怦的心跳。从电视上看到那些无论怎样难怎样累都要回家的人,特别是那些浩浩荡荡风尘仆仆骑摩托车回家的人,我一下子明白了,没有家,年只是一个节日,有了家,年才是春天的节日。那些人千里迢迢,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只是为了赶一个春天的节日。但是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他们的微笑是这个春天最早开放的花朵。

年,是中国人最大的嘉年华。自觉、自愿、自动、自得其

乐,从身体到心灵都是极大的释放,是自己对自己最大的奖励:累了一年了,该歇歇了。

年是开头,也是结束,所以我们常常把年说成年关。年,就是一个关口,有的人低头过,有的人抬头过,有的人走着过,有的人跑着过,有的人躲着过,有的人急急地盼着过……但不管你怎么样,年都像一个遥遥的宿命,不迟不早就都会赶上你。

早上母亲打电话,说,过年早点回来。我这才想起,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有一个多月没有去看母亲了,想想,真是不孝啊。是的,对母亲来说,对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们来说,年,就是儿女们能回家,就是一桌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饭菜,就是父母看着你吃看着你喝,仅仅是看着你就是一种幸福。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只要儿女们都回家,对父母来说,就是年,且不是小年,而是大年。的确,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女儿就是我的年,女儿的说笑就是欢快的鞭炮,女儿的目光就是喜庆的红灯笼……

就想起小时候,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年的到来,为的是能穿一次新衣服,能吃一顿肉,能放一次鞭炮。年,对孩子们来说,就是享受一下少有的快乐。前两天女儿急吼吼地说:“赶紧过年吧,我喜欢过年。”我看着她,问她:“你为什么喜欢过年呢?”女儿说:“过年就不用写作业了。”我听了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鼻子竟有些酸。年,对于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来说,不是穿新衣、吃大肉、放鞭炮,竟然是不用写作业,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对年的含义的补充或者发扬光大。

人,是一年一年长大的。一年一年,人长大了,但长得越来越不像人了,像是游走在大地上的缕缕空空的风……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哪儿。



时光摄影

善良是心尖的月光

□刘雅娜

在艾青的故乡金华,认识了一位诗人,他的诗歌自有他的读者评说,我要说他的善良。这位诗人的善良像极了月光下一汪平静的秋水,一阵微风,一粒微尘都会让水面漾起波纹。他的善良,敏感到能接住细碎的美好,也能盛满对万物的怜惜。这话不是凭空说的,是听了他的几件小事,慢慢品出来的。

诗人喜欢侍弄盆栽,一回,从田里挖了些新土补到花盆里,屋里暖,没几日,盆中生出了一只小虫。诗人“觉”到了,不是看见,也不是听见,是汗毛尖端掠过一丝生命颤动的氣息。诗人想,这满屋的人间烟火,杂七杂八的念头,不请自来的“人气”,对小虫而言,估计是一种莽撞的惊扰。果然,月夜,小虫逃走了,诗人反倒觉得安心。好了,月光清辉,照着它奔赴清静地方去了,不掺和一丝纷扰就好。

夏季的夜市,烤肉摊总是很热闹。炭火明明灭灭,孜然味混着羊肉香,一团一团往人鼻子里钻。有个商家在摊前挂了个活招牌,一只小羊静站着。它的眼睛没见过人间的算计,单纯地映着火光与人影。诗人的目光恰巧与之对视,心尖最嫩的那块肉被轻钩了一下。他做了一件在旁人看来有点傻的事——买下了它,不是为了大快朵颐,只是为了给了它一条生路。如今这羊在郊外的朋友家长住了,听说个头蹿了一大截,活得很自在。

我想,这只羊偶尔抬起头,望着远处城市模糊的光晕,会不会依稀记得那个弥漫着焦香的夜晚?对它来说,诗人柔软的念头,像一颗流星,不偏不倚,正地地坠落在它生命的轨迹上,从此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份对生命的怜惜,也藏在他对一只小小麻雀的温柔里。诗人的屋檐下,曾住着一只受伤的麻雀。诗人每天都会放些食物和水。麻雀从开始的胆小害怕渐渐变得活泼大胆,它放下了怯意,接受了诗人的存在。可它的伤始终没有好透,飞不远也飞不高。秋色深浓,冬色初现时,这个小小的生命告别了世界。诗人没有听到往日里略显聒噪的叫声,寻过去,只见它灰扑扑的小身子,硬邦邦地蜷在那里。

“可怜,还没有见过今冬的雪呢。”诗人心中轻叹。

诗人在屋檐下的地面撒了层白面,日光一照,竟也白茫茫的,一场精心布置的微型雪景。麻雀旁边用小米、大米堆成小丘,一个用最朴素的粮食堆砌起来的、富足而温柔的王国,让它走得不算寒苦。

我们无法确认麻雀是否知晓诗人的心意,但我相信,善意纵使隔着生死,也总能传递到该去的地方。

善意落了地,便会生根。那些被诗人遇到的一个个小小的生命,总因为他,多了几分暖意。大风吹着,一只流浪狗蜷在垃圾桶旁,毛色被污泥糊得看不出本色,那么瘦,头上那双眼睛分外大,怯生生望出去,让人心头发紧,里面盛着快要溢出来的哀愁与祈求。诗人把它带回家,洗澡,上药,喂食。它从最初不敢露头,到试探着摇一下尾巴,再到最后放心地把下巴搁在诗人的膝盖上,眼睛里的哀愁与祈求慢慢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信任和幸福。后来,诗人又收留了一只流浪狗。到了吃炖肉的时候,他把肉分盛出来,一块给这只,一块给那只,第三块,自己吃。诗人说这种场面谈不上雅观,旁人甚至可能笑话,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觉得分食的不是那几块肉,是彼此相伴共享劫后余生的安宁。

这几件小事,我听了,也记了,好像懂了。一颗敏感的心所照见的“富足”,从来不是白面堆起的雪、粮食垒成的山,而是一份心底的悲悯。当心里那份悲悯漫上来,看这世间万物,无论多么渺小,处境多么糟糕,都会忽然焕发出一种肃穆庄严的气息来。麻雀点头啄食,是庄严的;小虫月下赶路,是庄严的;羊儿在郊野平安长大,流浪狗在院里酣然入睡,无一不是庄严的。所谓善良,不过是从这平凡的尘世里,将这星星点点的庄严拾起,郑重安放。

鄂尔多斯下雪了。今年的雪,来得格外珍贵,落在枝头,竟像极了诗人为麻雀铺就的那片微型雪景。雪花一片挨着一片,凝在向上伸展的树枝上,连那小小的一片雪,都像是有力量。推开窗,冷风顺着脖颈钻进来,打了个寒颤,我伸手往窗外撒了点小米,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或许,是为了某只翅膀沾着雪花,正匆匆赶路的麻雀;或许,只是想借这一点微薄的心意,向那位诗人的善良,道一声敬意。

也许真正的善良,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柔下心肠,俯下目光,看见每一个渺小生命的重量,温柔以待。它如星光,看似微弱,却能照亮世间的角落;亦如种子,播撒在天地间,终会长成漫山遍野的温柔。当一个人以善意对待万物,万物也终将将以温柔回馈,这应该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最朴素的联系吧。

人过了四十,就渐渐对年淡了,过不过年都无所谓了,岁月给了你太多的磨炼,生活给了你太多的教训,一颗心早已长了厚厚的老茧,没有疼痛,也没有了快乐,没有了失望,也没有了希望,只是一个劲顺着生活的惯性滑行……仿佛一部机器,只是机械地活动。孔子说四十不惑,我的理解更多的是麻木。但麻木里偶尔也电光雷闪地活泛一回,一颗心就活泼泼地按捺不住青春了起来,像春节里清脆的一声爆竹响……正是这清脆的一响,让你记得自己还是个人。不夸张地说,年,至少是艰涩生活的一桶润滑剂。

想起有一个成语叫度日如年,词典上说度日如年就是形容日子难熬。天啊,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在我看来,度日如年就是把每一天都当作年来过。也许创造这个成语的人本来就是这么个意思,却不想被人误解了。把每一天都当作年来过,这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反过来说,把年当作一个普通的日子来过,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人生的境界呢。

过年的时候闲着没事,就琢磨琢磨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想来想去,就疑疑惑惑觉得年其实跟咱们人没什么关系,年只是一群动物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玩的一种游戏,今年你,明年我,后年他,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一个动物一年,不挣不抢,比咱们人类绅士多了。这么一想,就觉得也许还存在另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静静地流淌、热闹、张灯结彩。

一只蚂蚁欢快地守着一滴针尖大的蜜,一颗星星明亮地守着幽深的天空,一枚雪花提着一盏红灯笼……或许,那才是真正的年。

猝不及防的老

□王桂萍

晨起,将所有冬衣都收纳起来。我想,仲夏将至,气温再差也不会到飞雪的地步,这些衣物完成了它们当年的使命,会被暂时搁浅在遗忘的角落里。等到来年大雪而至,有些会被重新拿出来,晾晒、熨烫发挥它的作用,而有些就被转送、抛弃或者永远搁置了。

这多像人生,多少人曾羡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就像一件新衣服一样被千挑万选,装扮着主人,给她带来愉悦和自信。然而当它旧了,尽管曾经是重金购买也终究过时,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人呢,不也是如此吗?在职场中,在婚姻里,你曾一度是单位的顶梁柱,家中的核心,可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已不是中坚,这时才猛然惊觉,就这么猝不及防地老了。

有一年,我到鄂尔多斯电视台驻站,看到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洋溢着自信的笑容。突然间,就想起刚从学校毕业时,到鄂尔多斯电视台实习的经历。

那时候,我每早提前来,办公室门还没有开,因为实习,没有钥匙,只能在门口等。办公室挨着台长室,呈直角形。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叔叔总会稍晚我一些过来,我对他微笑,叫他大爷。他打开台长办公室的门,说一句,女子,进来坐着等。我就高兴地跟着他进去了,他让我觉得温暖,在踏上社会的第一步是他以这样友好的方式接纳了我。他会给杯里泡杯茶,在脸盆里摆一下毛巾,就擦拭起桌子来。

台长办公室还算大,一个老板桌在靠后墙的位置,黑色皮革沙发靠着两边墙与办公桌形成一个U字。我放下包,走到大爷跟前,“大爷,我帮你擦。”他也不客气,就将毛巾递给了我,我便仔细擦拭着那些皮革沙发和红棕色的木茶几。

他便会问我一些事,什么时候来的,家在哪里,多大等等。我也会问他,您在这工作多少年了?他会笑着说,几十年了。一直做打扫卫生的工作吗?我问。他哈哈大笑起来,是了,一直是勤杂。

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大爷给我一种父亲的感觉。那时候,父亲已经离开有几个年头了,我们之间像极了曾经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情景,我帮着父亲干些小活儿,父亲给我讲些道理。父亲说,都是我把你幸(宠)坏了,脾气直,受不了委屈,心地又过于单纯善良,将来我不在了,怕是要吃亏的啊。那时候不以为意,只觉得幸福满满,心想这岁月如此静好,哪来的风霜雨雪。然而,他仅仅呵护我十八年,就将我丢在风雨中,我完全不知如何招架。可性格早已形成,跌太多的跤也没练就成八面玲珑。

大爷有时会从柜子里拿出一些饼干来让我吃,我会不客气地接着,边吃着边打扫着办公室。直至那边办公室的门开了,我会说,明天见。他便微笑着目送我出去。

同办公室还有个实习的同学,他问我,你在台长办公室干吗?和勤杂大爷打扫卫生啊,我说。勤

杂?那是台长。当时我是不相信的,台长是多大的官,怎么会穿得那样朴素?再说,台长会自己打扫办公室吗,会来那么早吗?

后来,我便被安上了心眼儿的头衔,故意接近台长,想留到台里工作。我第一次知道冤枉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第一次品尝到社会这杯五味杂陈的汤,它着实不是我想要的味道。

于是,我便不再早去,故意与台长错开时间,之后的一年里,直到我分配到杭旗上班,再也没见过。如今,他或许已将近耄耋,早不记得曾与我有过交集。可他温暖的眼神,总是哈哈大笑的场景,留在我心底,时不时就想了起来。

曾经有人说我傻,那么好的机会留在台里不把握。是啊,我也后悔过,然而,活在别人嘴里的人,注定在意了别人而伤害了自己。

现在和从前完全是两种境界了,但孤独感,无归属感却也还相同。幸好,那时候的师兄师姐们有些还在,只是他们成了曾经的大爷。我同编辑部的小妹妹们坐在一个办公室。主任是个年轻开朗的女孩,刚做了母亲不久。她热情接待了我,第一天便要请我吃饭,并将自己的饭卡给我让我在楼下吃饭。她总是问候着我,与我谈论着单位的一些管理制度的工作流程还有家长里短。突然有种感觉我们是熟识许久的人。虽说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来实习的丫头了,不在意别人待你如何,可不管人年岁几何,温暖与爱这东西是谁也奢望的,她就这么也留在了我心里,像当年的台长大爷一样。

人在顺意热闹时,经过你生命的人,只是如鲜花上面撒上的那些水珠,风一过便干了。可在不如意或者孤立无援、陌生恐慌时,对你的一个浅笑、一句问候、一声关切却是会铭刻心底的。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总在哪个位置里,不近不远。这四十年里,那些给予过真诚的人或许不多,但总如一盏指路的明灯,在提醒你你要做一个善良真诚的人,不管结果如何,感恩与否,一直坚持信念。在之后许多年里,我如他们般给新来的后辈以关切,给逆境中的人以温暖,我希望所有人在失意时会觉得世界总有美的一面。

不知何时,似乎就是一瞬间的事,开始与从前的自己背道而驰,那个不服输、不言累、不痛苦、不畏惧失败的自己正渐行渐远。走着走着发现同行的人越来越少,在空旷的天际间孤独无援。

似水韶华中,那一场又一场的遇见,终成了一段静默的收场,在繁华落尽时才发觉,滴墨成殇只是一篇早已泛黄的文章。

曾经在我们生命里来来回回的人和事,早已分道而行,残存于脑海的几个片段恍若隔世般,傻傻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流年往事带走残留指尖尖发的温柔,及腰长发再难过肩,一剪一剪消逝在回忆里。

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老了,与命运妥协,与不尽人意握手言和。漫漫岁月,学会在尘世里保持一颗素心,活得轻松些,不要再步履匆匆错过万千风景。

如此,才好!

那拉提草原

山顶上的那团云雾
山坡上的那片刺眼的绿
那拉提 太阳滚下来的地方
太阳跟大地相爱
然后产下一个绿色公主
那一年的夏天
穷途末路的一群人
找到这生机勃勃的山谷
他们高声欢呼“那拉提! 那拉提!!”

几百年后
充满好奇的我来到这山谷
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
这么满目的绿
这么厚重的植物
夕阳缓缓落山
山谷黑黑的暮色中
我似乎看到大汗的身影
他骑着烈马追赶太阳
山谷里燃起星星般的篝火
将士们在河边洗脸 草地上喝酒
我又听到了他们的歌谣和
风生水起的江格尔史诗

长城

一堵古墙上
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
这数以万计的卫兵们是在
迎接来犯的贼寇呢还是在
啃食着历史老翁的遗孀?
城墙好比一株千年的枯树
横卧在时间的废墟中
就这样躺着 久久地躺着
在它的枝丫上
一夜之间结满了
五颜六色的丰硕的头颅果实
好壮美的景色啊
个个都美梦理想和野心的
坚实的颈项的百折不屈的
头颅们
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
那句口号
一路凯歌风雨无阻
游荡于大江南北
似乎苦苦寻找着自己
灵魂的安放处

额济纳的夜晚

这个戈壁是人间的
但这片胡杨不是人间的
上帝为了安抚戈壁上的
人恩赐了这么一片胡杨林
于是天边有了这片绿洲
让孤独的人们热闹一阵子
让孤独的靈魂找到自己的归宿
胡杨好似街边晒太阳的
古稀老人
睡眠惶惶地躺在荒滩里
它那盘根错节的根系
紧紧拥抱着微弱的黑河水
整天忙碌的小镇睡了
摄影机的咔嚓咔嚓声
还回荡在林间小路上
冰冷的北斗星从天而降
然后踩着金色的落叶
蹒跚地走进胡杨的时间
走进黑暗的达来呼布的
胡同里写诗的放羊娃
毡包里点着一根蜡烛
它像老母亲的一滴眼泪
放羊娃子在烛光下写诗
钢笔在纸上吱吱作响
毡包的穹顶上滑过一道流星
打断了放羊娃的思绪
诗行失控了
像脱缰的骏马一般
从纸面上嘤嘤跑过
嗜睡的猫在那里蜷缩
为新诗的诞生祷告念经
诗人发出一声长叹
诗歌的蝴蝶们围着
即将枯竭的灯火打转
就是不愿落在稿纸上
远处天边一道闪电划过
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
这时灯火已经熄灭
毡包里一片漆黑
外面灯火阑珊雨声沙沙
草原交响乐在天地间响起
诗人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
在自己的诗境里尽情地奔跑
日月星辰都已隐去
只有那一道诗歌的萤火
在风雨中为他引路
与他一起度过长长的黑夜